

乐在阳光下
◎陈顺源

鉴水是个技术活

◎陈亮

古人没有喝过经过处理的自来水,但泡茶用水却极为注重和讲究。中唐时期张又新著有《煎茶水记》。书中记录了一代“茶圣”陆羽的一段传说趣事,至今读起来仍觉妙趣横生。

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,至维扬,逢陆处士鸿渐。李素熟陆名,有倾盖之欢,因之赴郡。至扬子驿,将食,李曰:“陆君善于茶,盖天下闻名矣。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。今日二妙千载一遇,何旷之乎!”命军士谨信者,挈瓶操舟,深诣南零,陆利器以俟之。俄水至,陆以杓扬其水曰:“江则江矣。非南零者,似临岸之水。”使曰:“某棹舟深入,见者累百,敢虚给乎。”陆不言,既而倾诸盆,至半,陆遽止之,又以勺扬之曰:“自此南零者矣。”使蹶然大骇,驰下曰:“某自南零赍至岸,舟荡覆半,惧其渺,挹岸水增之。处士之鉴,神鉴也,其敢隐焉!”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。

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湖州刺史李季卿在江南遇到一代“茶圣”陆羽,两人相约共赴一场喝茶的盛宴。当时天下传闻扬子江南零的水泡茶最佳。于是李季卿派一名军士乘舟去江中取水,不巧的是,军士取满水回程近岸处不小心将水洒了一半。军士又不愿再去江中心去取水,于是就近在江岸边将水装满。军士取水返回后,陆羽用勺子将水扬起。说这是江水。但不是传说中的南零水。军士自然不会承认。陆羽不语不言,将水倒掉半盆,然后用勺子取水扬起,对周边人说,这才是南零水。军士大为吃惊,因为陆羽的判断与军士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一致,于是老老实实承认了因江中风浪大船只颠簸,致使水洒掉了大半而在岸边取水充数的行为。

这个故事对茶圣陆羽的“鉴水”本领渲染得有点神乎

其技。但古人对一口好水的追求不可谓不刻骨铭心。明末的浙江绍兴人张岱酷爱饮茶又极为讲究,其辨水的本领与“茶圣”陆羽有得一拼。他在《陶庵梦忆·硖泉》一文中写道“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,方信服。昔人水辨淄、澠,侈为异事。诸水到口,实实易辨,何待易牙?余友赵介臣亦不余信,同事久,别余去,曰:家下水实行口不得,须还我口去。”

张岱不仅能辨出水质的 高低好坏,而且还能分辨出水是取自哪个地方哪口井!不仅如此,张岱还孜孜不倦去挖掘寻找上佳水源用来泡茶。“硖泉”就是他首先发现的!“甲寅夏,过斑竹庵,取水啜之,磷磷有圭角,异之。看看其色,如秋月霜空,暝天为白;又如轻岚出岫,缭绕迷石,淡淡欲散。余仓卒见井口有字划,用帚刷之,‘硖泉’字出,书法大似右军,益异之。试茶,茶香发。新汲少有石腥,宿三日气方尽。辨硖泉者无他法,取水入口,第桥舌舐腭,过颊即空,若无水可咽者,是为硖泉。”

万历四十二年(1614年)也就是张岱在文中提到的甲寅年夏天,张岱路过绍兴的斑竹庵,口渴,在井里取水,顿感妙不可言,口感上佳,就像圭玉之凉意。张岱又走近观看水的颜色,就像秋月下的天空,由雾气喷洒为一片纯净的白色,又像山洞里飘出的袅袅青烟,缭绕在山石和松树间,淡淡地将要散尽的模样。更惊奇的是张岱仓促间发现井口的字样“硖泉”居然和王羲之的书法高度相似。试着用泉水泡茶,茶香很快就激发出来。新打的水有少许石腥味,要放置三天三夜才会散尽。而“硖泉”的水有何特别,张岱发明了独特的鉴别方法。嘴里抿一口泉水,翘起舌头抵住上颚,泉水不用吞咽瞬间就下去了,这就是“硖泉”水。

“硖泉”水虽好,但因名气太大,居然很快就被破坏了。张岱在《陶庵梦忆·阳和泉》一文中写道:“硖泉出城中,水递者日至。臧获到庵借炊,索薪、索菜、索米,后索酒、索肉;无酒肉,辄挥老拳。僧苦之。无计脱此苦,乃罪泉,投之乌秽。不已,乃决沟水败泉,泉大坏。张子知之,至硖井,命长年浚之。及半,见竹管积其下,皆黧胀作气;竹尽,见乌秽,又作奇臭。张子淘洗数次,俟泉至,泉实不坏,又甘冽。张子去,僧又坏之。不旋踵,至再、至三,卒不能救,硖泉竟坏矣。”“硖泉”的水出了名,每天都有来挑水的人。对“硖泉”所在的寺庙僧人“借炊,索薪、索菜、索米,后索酒、索肉;无酒肉,辄挥老拳。”僧人受不了这种折磨,“无计脱此苦,乃罪泉,投之乌秽。”竟然去祸害“硖泉”,久而久之,一汪绝佳的清泉被破坏殆尽,再也恢复不出原先的样子了,令人十分惋惜。

“硖泉”被毁后,张岱又挖掘出绍兴另外一处上佳的泉水——阳和泉。虽不及“硖泉”空灵但却比其清冽,张岱如获至宝,给阳和泉做了一篇铭文,“有山如砺,有泉如砥;太史遗烈,落落磊磊。孤屿溢流,‘六一’擅之。千年巴蜀,实繁其齿;但言眉山,自属苏氏。”

去年中秋,泰州市领导邀请我去考察,当地领导带领我考察泰州的美丽乡村,真可谓“行遍三泰清丽地,美丽乡村入画来。”主人介绍,数十年来,泰州深入治理江湖河海,尤其是里下河地区,千方百计做好环保工作。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,百姓的饮用水都是高标准的好水。手捧一杯用溱湖水泡出的新茶,沁人心脾,清香甘冽。要是陆羽、张岱能活到今天,亲口品鉴下清甜甘冽的水,肯定会赞不绝口。

灯下漫笔

南通不再“难”通

◎袁旭元

玉兰
一瓣

初夏的一天早晨,我在单位门口碰到刚退休的司机老王。

“你到哪儿去?”“到南通出差。”

“怎么就带个小公文包?”“哦,我当天往返。”

“啊,我以前到南通出差,往返要三天,哈哈,南通已不再‘难’通啰。”

说真的,我对当年的“难”通仍记忆犹新,往事如昨。我是南通海安里下河人,20世纪90年代初到南京一趟,需要前一天下午乘坐农村公交车从乡下到县城,在同学家留宿,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乘坐海安到南京的大客车。当年的312国道双向两车道,人车混用,车速大约60码,伴随着急促的汽车喇叭声、少数乘客呕吐后的呻吟声,以及汽车临时停车的刹车声,一路尘土、一路颠簸,也一路风光,晌午时分,到了江都县宜陵乡。

停车吃饭。司机师傅将我们带到宜陵乡的某个农村院落,随之大门上锁,乘客不得随便外出。院内有难以下咽的盒饭快餐,以及点菜服务。刚工作那年,我已有收入,不再是穷学生了,手一挥,点菜。一菜一汤10元钱。等菜上来后,哑然失笑,原来“一菜一汤”是炒包菜和包菜汤。

江都宜陵已成我生命中的印记,牢牢叠印在我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

午饭后,客车继续埋头向西,扬州市区的城南是必经之处,机动车、自行车、行人、红绿灯混杂着,客车一步一叩首,汽油味、机油味及各种生活气味充斥着每个人的鼻腔。

“晕车的人要准备塑料袋啦。”司机师傅大声吆喝道。经过这个路段的几年锻炼,竟硬生生将我的晕车病彻底治愈了。

一路向西,大客车缓慢踱过长江大桥后,方才抵达南京市建宁路长途汽车站,彼时远远的昏黄的街灯亮了。

2006年春天,父亲听说南京到海安的铁路通了,强烈要求坐火车回趟海安。当时通行的是普通绿皮火车,但那次上车后,发现居然是软卧车厢,车上人不多,父亲到处看看摸摸,一会儿躺躺坐坐,一会儿去趟卫生间,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,儿时梦想变成了现实,能看出他有股难以平抑的欣喜和激动情绪。

海安地处里下河地区,地势低洼,河网密布,铁路建设远比其他地区投资成本高,长期以来,老百姓望铁兴叹,只能从《铁道游击队》等影视剧中想象火车宽大舒适的样子,作为国家动脉的铁路,承载着太多人的梦想与归属。

海安至南京的铁路属于宁启铁路的一部分。盼望已久的火车终于在2005年夏天轰隆隆驶入里下河,绿色列车像一条巨龙,所过之处,大地震撼,钢轨不语。一声声鸣笛声如同欢乐乐曲,钻入老百姓心里,人们奔跑着、欢庆着、喧嚣着,穿梭在列车与站台之间。如今这条铁路已与沪苏通城际铁路紧紧连在一起,连接着一个个城市、一个个家庭、一个个梦想,为苏中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营养,不断延伸,不断前行。

我们现在回海安,选择自驾出行,仍经常在扬州歇歇脚。如今的扬州正谊服务区,也称“风韵扬州驿站”,菜品丰富、琳琅满目。老父亲最爱吃“大煮干丝”和“清汤狮子头”这两道菜,妻子则偏爱鸭血粉丝汤、苏式面点或肯德基等,南来北往的人们总会选一份适合自己的餐食来抚慰一路风尘。启扬、宁通、宁沪等高速四通八达,国道、省道,再转入县道、乡道直抵老家门口,从南京住所出发到农村小院,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达。

此次出差,我上午9点40分从南京站上车,列车一路风驰电掣,飞越田野、河流和村庄,11点40分到达南通西站,换乘地铁约半小时到达目的地,办完事后下午四点准时返回,在列车上眯呼一觉,眼睛一睁已到扬州,抵宁时,华灯初上,车站人头攒动,秩序井然。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。晚上6点半到家吃饭时,老父亲大发感慨,我们南通不再“难”通,而是南通“好”通啊。

前些日子,老父亲突然说,听说南通有飞机场,而且是大机场,我们哪天能否坐趟飞机回南通。

哈哈,好的!